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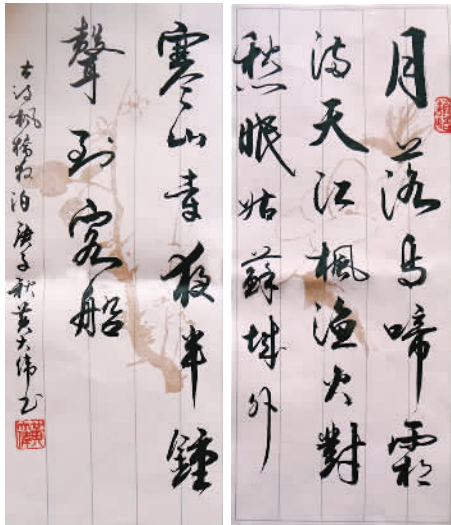


前段时间，笔者收到了南京朋友发来的一条微信：江苏省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音乐文学学会名誉主席，南京市音乐家协会顾问、我国著名歌词作家卢咏椿先生，今晨突发心梗，于6点多不幸逝世，享年78岁。笔者曾于前年8月初在南京参加歌词研讨会期间与卢老师有过一叙，不想从此永别。

卢咏椿是谁？大多数读者都不认识他。但而今都已成为爷爷奶奶的我们，绝不会忘记在小学时代每逢清明扫墓时集体高唱的歌曲——《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翻过小山岗，走过青草坪，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举手行队礼，献上花圈表表情。想起当年风雨夜，山岗上铁镣响叮叮，不是你们洒鲜血，哪有今天的好光景，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不怕山高路不平，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脚印，永远奋勇向前进……

■枫桥夜泊

黄大伟书



节约
“先生，您怎么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呢？”朋友关切地问。
抽烟的人答道：“那还不是为了省一根火柴呀！”

简历
某人找工作，招聘经理看了看简历曾在四五单位任过职，就问：“你在那个单位呆的最久，有多长时间？”
这人答：“在我们中学，6年”
招聘经理：“这简历上没有写你曾经当过老师啊。”
他答：“我是在那里上学。”

计算时间
A：“你匆匆忙忙到哪儿去？”
B：“我去机场，搭5点半的飞机。”
A：“那你急什么？现在才刚刚2点半。”
B：“我知道，可有些人见了，我总要问我上哪儿去，我得把这些时间也计算在内。”
(编辑部 辑)

深情地《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

平，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脚印，永远奋勇向前进……

卢咏椿就是这首在校园中广泛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词作者。而这首歌的传唱，还有一段感人的小故事。

在1963年清明节之夕，当时卢咏椿所在的南京秦淮区六角井小学准备组织学生们在清明节时去雨花台烈士陵园扫墓。学校的老师们都知道卢咏椿是喜欢写诗的，就请他写一首怀念烈士的诗歌，扫墓时在烈士墓前朗诵。卢咏椿受大家的重托，怀着对烈士的无限崇敬，深情地创作了这首《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的诗歌。在扫墓的当天，同学们朗诵了这首词句简单却琅琅上口、文字浅近却意义深远的纪念诗。

事后，学校的老师们都感到这首诗写得很好，如果能唱起来就更好了。大家建议卢咏椿把歌词邮寄到中国音乐家协会去，听听专家们的意见。

一年后，在1964年清明节来临之际，卢咏椿路过一个缝纫补织店时，听到店里的收音机中正在教唱着一首歌曲，而所唱的歌词正是自己创作的《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

原来，卢咏椿寄给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这首诗，被我国的著名作

曲家、当时在中央乐团的刘庄老师相中后谱了曲并交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4年清明节来临之前，在《星星火炬》节目中首播和教唱了这首歌曲。《中国少年报》、《儿童时代》、《歌曲》及中国唱片社也都同时刊发或选用了这首歌曲，一日之间，这首《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歌曲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1964年中央有关部门将此歌定为全国少年儿童清明纪念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继而该曲又被收入全国小学音乐课本。2006年，中宣部主办的学习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这首歌曲，历经岁月检验，《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愈发显示出生命力和光彩。

卢咏椿曾回忆道：“那些年我住在中华门附近，一车车去扫墓的孩子们经过我面前，他们全都在唱着这首歌。”不过，在那个不提倡个人主义的时代，即便作品唱得这么红，卢咏椿依然如常地在小学中教着书。不过他也拿到了100多块钱稿费，那时的工资才30多块，这也算是一个意外惊喜了吧。而更让卢咏椿感慨的是，40多年后，他跟团出游，同行游客提议唱首歌，竟然选唱了这首《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车上的一大半老人都会跟着唱，但他们却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就坐在最后排的车位上。

(孔鸿声)

闲画世相



■《清除病毒》

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蓬勃发展，直播平台的准入机制不断完善以及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的各种博人眼球的低俗、暴力、迷信等乱象也充斥其中，尽管相关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法规，网络直播中公然违法违规现象依然存在。



■《风险提示》

近日发布的《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2020)》显示，有九成以上的受访者使用过人脸识别中的“刷脸支付”。有过六成受访者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有滥用趋势，还有三成受访者表示，已经因为人脸信息泄露、滥用而遭受到隐私或财产损失。

(鹏欣 戴继斌 图/文)

民乐音乐会 振人心

前些日子南码头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中国民族音乐专场音乐会，演出单位是北京跃颖鲲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我有幸随我们南风书画社的同仁们一起观赏了这场演出。演出时间不长，可内容精彩。民族乐器中比较流行的琴、箫、笛、二胡、琵琶、丝竹及各类大小鼓应有尽有。更难得

一见的是“中西合璧”，小提琴与二胡琴瑟相和，各显所长，显示出独特的音乐效果。所演节目大多是观众耳熟能详、耳闻则诵的电影插曲和流行音乐。每当台上旋律响起，台下一片随和，台上台下声声相应，是演出更是共鸣。从一个半小时的演出效果和受欢迎的情况看，确实不负众望，不负其名。

对于民乐我虽非专业，但爱好已久，几十年来曾观看过不少音乐会。特别钟情于民乐，而又以二胡为最。我喜欢二胡偶尔也自娱自乐拉几下。虽拉得不咋地，而娱情晚年也是一份精神享受。这次我免费享受一场视觉、听觉盛宴，心情愉悦，难以平静，故灯下写了这些东西，是心声也想与大家共享，独乐还须共乐。但纵观这场演出状况来看似也有些遗憾，也许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出席的观众人数较少。虽然观者热情高涨，掌声不断，毕竟腔势不足，难以形成如潮之状况。记得去年七月街道也组织过一次由上海轻音乐团演出的类似活动，那时是人流如潮，呼声似山，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以致几度谢幕不成，彼时彼景的盛况记忆犹新，如在眼前。

希望街道能经常组织此类活动，让社区文化层次不断升华。同时也希望疫情尽快过去，让社区居民的文艺生活恢复到最初的热闹景象。

(东方二期 张万锡)

漫话上海方言“家生”

“吃家生”跟“吃生活”一样通常是指“挨打。”不过“吃家生”有辰光也可以指意外事故，工地上师傅对徒弟反复叮嘱：“依老是头五头六，安全帽也（ha）勿戴，早晚（ai）要吃家生！”忒搭吃家生，就是指会出事故。忒种场景用“吃生活”也可以。

忒搭要讲讲“家生”，家生上海人一般是指“家具”或者“工具”，所以“做家生”、“搬家生”



与“吃家生”就完全“不搭界”了。

“忒套家生正宗是从意大利进口，可以讲是忒搭家具城里最最高档的（he）。”推销员手舞足蹈讲得馋吐水乱喷。忒搭家生当然是指“家具”。张三对李四讲：“依用忒套家生，生活做出来绝对挺刮！”这家生讲合就是“工具”了。除了本身技术，家生好坏对生活（指手上的工作）能起到相当大（du的第三声）的作用。（顾顺麟）